

美味

动议带文友们到县内的阊店乡采风,是因为天马山,听说正在红红火火地开发成景区。而一个潜藏的原因,则是香椿。小时候的家在舒城西南的大山里,众山环抱中的生活异常拮据,除了过年时才有的荤腥,除了蔬菜就是用蔬菜制成的咸菜泡菜和酱菜。自己种植外,从大自然中取材也是改善伙食的妙招之一,河里的鱼虾泥鳅,田里的黄鳝,山上的竹笋和蕨菜等野菜,尽可信手拈来。香椿是其中之一,我尤其喜欢它独特的香味,说成是树上长的菜。

妈妈在山上干活挖到两棵香椿树苗,栽到屋前场地边沿。我以为是普通的树,嫌长相不好看,要拔掉,妈妈说是香椿,可以吃。我就天天盯着瞅,直等到清明时节树头上冒出红红的叶芽,迫不及待催妈妈摘了吃。就两棵还没我高的小树,小巧的一把火焰样的香椿,是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回来的那天才摘的。我抢在手里闻了又闻,的确有与众不同的香。洗干净,在锅里焯个水,一半切成小段炒鸡蛋,一半切长些,凉拌,滴上两滴平时舍不得用的麻油。还在锅里和碗里时,就闻见特别香,比才摘下时更为浓烈和诱人。量少,加上威严的爸爸在桌,直到妈妈伸筷相助才如愿入口,那顿饭比吃了肉还美味。

前些年就听说阊店乡大规模种植了香椿,我还从网上碰巧买到过两瓶香椿制作的酱,就是阊店生产的,解馋的同时,也好奇心大起。在与天马山景区负责人也是阊店乡副乡长的石思德商谈采风事宜时,毫不犹豫地把转水湾村的香椿种植园也作为采风点之一。

先登天马山,阔步登高观景在前。之前叫马鞍山,与安徽著名的钢城同名。就眼底下的山势而言,倒的确形似,两山并立,从山腰处连成一体,如同马鞍。别看天马山主峰只有不到300米的高度,竟也名堂多多。石主任介绍说,古时山上就打过仗,属于官兵与土匪对阵,曾有石墙石寨遗址。解放前夕,国共也在此争夺过阵地,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。

一帮文友有说有笑,谈诗论文,不觉间已登临山顶。视野瞬间广阔,四野可及,不仅5A级景区万佛湖水波荡漾峰叠叠嶂历历在目,另一侧的舒城县城也清

有一种香椿叫阊红

丁迎新

晰可辩,高楼林立如森林,好一番城市气派。一路之上,天蟾岩、万年井、撑腰石、刀劈石、狐仙洞和马蹄印等等,各在一处安生,皆各有故事,如魂灵附体,一下子生动起来,大可亲近。难得的是,景区开发以不伤及生态环境为前提,随处皆是野果就是一例,额外吸引了我。那是山乡出生的我儿时的最爱,此处相逢亲切无比,随手摘得一枚入口,恍若重返了天真烂漫的童年。

下得山来,就是因香椿而赫赫有名的转水湾村。正是麦苗青碧时,绿油油一片,如海,似浪,抢先吸引了我的关注。树为旧物,年年萌发新枝绿叶,如常年驻守的哨兵,守护偌大田野和稻麦,时至今日,在新农人手中又赋予了新的美学功能,成为乡村旅游景观和网红打卡点。数步之遥的连绵山脚地带,正是我期待的香椿园,约莫数百亩。难得的是,中间区域特意辟出一块绿草坪,草坪四围颇具艺术感的几样物事,中有一架盘旋楼梯式的观景平台,登高四望,俨若将军巡视他的部队,整个香椿园尽收眼底。

细听讲解才知道,这里种植的叫红油香椿,叶面光滑,红润光亮,香味浓郁,现在正是它的最佳赏味期。阊店乡的香椿由来已久,历史上就有种植,从安徽省编办驻村帮扶开始,在仔细分析地理环境气候和资源筛选后,把香椿种植作为产业扶贫的重头戏。先后轮换了九批驻村工作队员,方向一致,目标一致,运筹谋划、资金扶持、项目培育、对外宣传推介等等,干群共同发力,扩大规模,接力推进。已是省级精品示范村的转水湾村目前已种植香椿1600余亩,年产量30万斤左右,带动400多户村民实现了增收。

2021年成立公司,通过招商引资,把本村在外创业有成的老板邀请回来,多家知名企业和村集体合作社共同组建,最主要的产品就是制作香椿酱。这一举措,彻底改变了香椿的采摘时间只有40天、保鲜困难、直接销售难度大等问题,持续为当地村民增收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。

有一种香椿,叫阊红,香椿香,阊红更香。这是天马山下转水湾村正在采摘香椿的村民对我说的。

诗词

缅怀杨振宁先生

王家富

皖水钟灵育俊贤,庐州文脉续薪传。
宇称一破惊寰宇,规范千秋耀简编。
鹤发归根黄苑里,丹心化雨彩虹前。
星沉物理云天暗,自带清辉已百年。

敬悼杨振宁先生

张武扬

浩宇星沉秉鹤去,探幽物理竞披寻。
宇称论破凭谁遣,规范场开敢自任。
璧合中西纵远眺,龙翔天地独高吟。
归根赤子丰碑铸,一代宗师耀古今。

随笔

品茶

陆伦求



深秋小雨,天气微寒,我们来到官庄镇一品峰山庄。一进门,那股子温润的、带着蜜糖与果木似的甜香,便扑面而来,将我们周身的寒气霎时融解。屋子不大,却因这满室的茶香,显得分外温馨而妥帖。我们围着茶桌坐下,看沏茶人不慌不忙地烫壶、温杯,动作舒缓而虔诚,像在进行一种古老的仪式。褐红色的茶汤从壶嘴倾泻而出,在白蓝相间的瓷杯里漾开,那颜色,暖得像一段陈年的旧梦。

这里的茶园,在紫金山及品峰脚下。一年里倒有大半时日里是云雾缭绕的。山庄主人的父亲,九十二岁高龄还健在的时候,大部分时间都在茶园里。老人家便是在茶园里出生,在茶树的根茎与泥土的芬芳里长大的。这一辈子,仿佛就是一棵会走动的、苍老的茶树,将全部的筋络与血脉,都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里。我想象他年轻时的样子,该是一个精壮的汉子,在春寒料峭的清晨,便背着竹篓上山去了。露水是冰凉的,打湿了他的裤脚;日头是毒辣的,又很快将他的脊背晒成古铜的颜色。他那双粗粝的手,在岁月的磨洗与茶汁的浸染下,怕是早已变得如老树皮一般,每一道纹路里,都藏着一段风霜雨雪的故事。茶园里许多的茶树,已然历经了百年的风雨,它们沉默地见证着,这一家几代人,是如何将一生的光阴,都细细地、反复地揉进了这一片片茶园。我端起茶杯,细细地看那汤色,红艳明亮,不含一丝浑浊;凑近了闻,那股子香气更是沉静而悠长,不似花香那般轻浮,倒像是一块上好的陈年木头,在暖炉边烘出令人心安的味道。轻轻啜一口,初时是微苦,旋即化作一股温润的甘甜,从舌底汩汩涌出,通体都感到一种舒畅的暖意。

这凝结天地精华,付出无数心血而来的茶,不只是饮食之乐,更是妙在能调养身心,是养生的佳品。据说这红茶性温,寒冷干燥的深秋,正是品尝红茶的好时机,暖喉顺气,一杯入肚,整个身心都被熨帖了一遍。茶多酚、茶黄素为有利身体之物,助解人身疲乏,去掉多余的油脂。就如老友般默契相处,默默地包裹着自己。

外面还是细雨连绵下个不停,一片深秋特有的幽静慈柔。我看茶壶上上下下又斟了几巡,那暖意尚未散,穿过喉咙一直滴入心底,那种踏实的味道,缓慢却久久地留在了味蕾之间。

品鉴

“远见”与“卓识”

李开琥

世人只知大师刘文典的狂傲,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学生们“俯首甘为”的热血柔肠。在西南联大时,生活条件极其艰苦。刘文典先生上课时注意到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学生衣衫单薄,他二话不说,回到家中就让夫人找出一件自己的毛衣,送给这位学生御寒。这件事让学生感念终身。

学生李埏读《唐三藏法师传》,这书是跟刘文典老师借的。读书时,李同学发现书页空白处满是批注,除中文外,还有日文、梵文、波斯文和英文。书中还夹着一幅用毛笔画的老鼠。出于好奇,李同学请教刘文典老师,他亲切地解释道,那是他在乡下,点香油灯看书时,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吃油。他本想打死它,又觉得它不过是在讨生活,和他读书讨生活是一样的,于是便用毛笔画了这一幅老鼠像,夹在书中。

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。一次,因为陶光备新课太忙而忘记来跟刘老师汇报学业。不料,再见面时,他就被刘文典数落“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”。陶光心中一丝不悦,正欲辩解,忽见刘文典一拍桌子,大声道:“我就靠你成名成家,将来作为吹牛的本钱,你不理解我的苦心,你忍心叫我绝望吗?”转眼间,老师生气的脸已转变成可怜状。见此情景,陶光彻底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。老师的视自己为“吹牛的本钱”一语,激励着陶光一生勤奋。后来刘文典出版《〈淮南子〉校注》,特地叮嘱学生陶光为自己的著作用毛笔题写扉页书名。这是老师对学生最高的尊崇,是权威教授对自己学生的学术成就和书法成就的双重肯定。

抗战胜利后,西南联大师生陆续返回平津。在这期间,北平的燕京大学有意聘请陶光为国文系副教授,同时,在台湾的同窗许世瑛给陶光发来邀请,聘其为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。1947年底,他接受了同

窗许世瑛的邀请,去了台湾。陶光的性格有些像导师刘文典,不适合当时台湾的政局,从而在台师院的工作与生活都不顺遂。仅仅五年,在情感崩溃和经济窘迫的双重压力下,他的病情急速恶化,最终,在1952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台湾,年仅40岁。

刘文典得知爱徒客死他乡的噩耗后,悲痛万分。他亲自为陶光撰写了一副挽联:“秘校寓言,庄生试看陶潜柳;灵均逝矣,楚辞痛损汉庭光。”这副挽联不仅情真意切,更巧妙地嵌入了陶光的名字和他的学术专长。这副联语通过庄子、陶渊明、屈原三位历史文化巨人的意象,层层递进赞颂了学生陶光。在陶光去世后,刘文典因伤心过度,一度拒绝再为世人讲授《庄子》,因为他认为再也找不到像陶光这样能真正理解其中精妙的学生了。这件事深刻体现了大师与弟子之间超越寻常的深厚师生情谊,以及他对学术传承的极度重视。

作为刘先生的得意门生,陶光得到了刘先生关于《庄子》的真传,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先生的狂傲傲骨,但他终没能学到刘文典先生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。而年轻的陶光有卓识无远见,仅仅是因为不满意“副教授”,而拒绝燕京大学伸来的橄榄枝,竟然为了一个“教授”头衔而去了台湾,以至于最后在台湾穷困潦倒。

作为知名教授的刘文典,黎明前,拒绝胡适为其安排的赴美签证和入境手续。他当时说:“我是中国人,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?”他还引用了屈原《九章》中的名句“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”来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感情,毅然决定留在新中国。此后,刘文典先生继续在云南大学任教,并于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,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。

人生百味,这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陶光先生最后的几年,肯定无数次品尝到了悔恨的滋味。